

优秀 何来



SANDS
IN THE MUSSEL TURNING
INTO

PEARLS

首都高校魅力写真

[上 卷]

山西人民出版社

荒林 主编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北京大学卷

清华大学卷

中国人民大学卷

北京师范大学卷

首都师范大学卷



首都高校魅力写真

优秀 何来

SANDS
IN THE MUSSEL TURNING
INTO PEARLS

[上 卷]

荒林 主编

这圣地绵延着不朽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繁衍,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

——谢冕《永远的校园》



B1270931

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ANDS IN THE MUSSEL TURNING INTO
PEARLS
目录

北京大学卷

我所知道的北大/章迪思

3

平地泄水/章迪思

21

我的大学/张海燕

36

闲情偶寄/刘东虎

60

北京大学的社团/冯雪莲

70

图书馆小记/高攀峰

80

我眼中的北大/高攀峰

92

北大——我的净土和跳板/陈 烁

109

梦的巧合/王学振

123

SANDS IN THE MUSSEL TURNING INTO

PEARLS

清华大学卷

四月流年/丹 抒

149

炼狱与家园/乐 颜

186

天使之城/凝 香

199

凭栏听风/燕 俊

218

人在清华/江中鱼

232

柠檬月下/彼 此

249

曾经沧海/巫山云

265

如歌的行板/湄如斯

278

中国人民大学卷

穿行在林中的人大校园/魏开琼

301

越过秋直落冬天/今 夕

312

人大狂想曲/杨晨光

324

诗意地栖居/常润楷

339

我在人大读法律/陈洲章

353

北京师范大学卷

我的北师大情结/王兆鹏

369

种树的人/康 毅

377

五味大学路/吴姗姗

385

成长·成熟·成功/草 莓

410

梦醒时分/陈秀丽

437

爱情双簧/程秀丽

441

2001 届毕业生晚会小型话剧/晨岗

457

含泪的射手/青李

464

首都师范大学卷

心情故事/张 薇

473

猪狗不如/赵君毅

502

流年碎影/一 阳

511

松 哥/阿 秦

519

永不放弃/冀志刚

526

成长是一种美丽的痛/西 夏

538

让青春澎湃起来/毛思宇

557

沉郁的雨/晓 雨

567

编 后 谈

青春的礼物/刘 鸿 荒 林

605

SANDS IN THE MUSSEL TURNING INTO PEARLS

北京大学卷

Beijing University

我所知道的北大

■章迪思

一直很喜欢徐志摩先生的散文名篇《我所知道的康桥》，可是要我如法炮制一篇《我所知道的北大》就有点困难了。“一个人要写他最心爱的对象，无论是人是地，是多么使他为难地工作？你怕，你怕描坏了它，你怕过分了恼了它，你怕说太谨慎了辜负了它……”这番话真让我“心有戚戚焉”，我究竟对北大了解多少呢？哎，可能多半是沉醉于燕园美丽的景色中了。

一

高考后的那个夏天，从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开始，便幻想着这样一幕：和父母风尘仆仆地来到北大校门口，迎接我们的是古朴的庙门式建筑以及坐镇门口的一对大石狮，门上匾额“北京大学”四个字赫然在目。我放下沉重的行李，松了一口气。感觉到百年学府终于由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不由轻轻地喊道：“北大，我来了！”

然而事实却与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坐着学校接新生的专车，我是从南校门进入燕园的——高大的牌坊式石建筑门，畅通无阻，前面是一路绿茵掩映。几天后第一次离校外出，回来时有点迷失方向，看见马路转弯处有一小铁门，旁有门卫站立，没有任何标志，便怯生生地上前问道：“请问……这里是北大吗？”“是啊！……”奇怪的问题弄得回答者也是一脸狐疑。几周后我才逐渐弄明白，北大有西、南、东校门各二，一大一小，共计六处，而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西门。反复出现在复习资料封

面上和高三学子睡梦中的，也正是西门——朱漆大门，金字匾额，石雕雄狮，永远的图景！

西校门原名校友门，因 1926 年原燕京大学校友集资兴建而得名。第一次与它如此近距离接触，一种古典的雍容，历史的凝重，尽在不言中。走过精心镂雕的校友桥，两块华表便出现在眼前，洁白挺直的华表，在蓝天、白云和绿树浓荫的衬托下，显得威严气派。两个华表均系燕京大学建校初期从圆明园安佑宫琉璃坊移至此处安放的。它们负载着沉重的历史，同时也是燕园的标志景致之一。大一那年冬天，京城普降瑞雪，有童心未泯者在华表旁堆了一个雪人：香蕉皮作帽子，葡萄作眼睛，还有一条真的围巾！雪人的稚拙和华表的庄严，自成一体又相得益彰，惹得我们竞相合影留念。

站在华表前，右边为化学北楼，左边为外文楼，正中是雄伟的琉璃瓦建筑——办公楼。办公楼建于 1926 年，原名施德楼，为燕京大学主楼，1931 年 6 月燕京大学校楼命名委员会曾定名为贝公楼，现在是北大党委和校委的办公楼。20 世纪 50 年代初，周恩来曾在这里演讲，马寅初等历任校长多次在这里欢迎外国朋友。二楼礼堂可容纳几百名观众，内部用宫灯、彩绘装饰。一些外国首脑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科学家等多在这里发表演讲。我也多次去办公楼听过演讲或观看演出，每次总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所有人都是从后门进出，而前门永远是紧闭的呢？后来去了邻近的圆明园才知晓，北大办公楼前的麒麟、丹墀（即台阶）系圆明园遗物，从载涛那里购得，存放朗润园多年后置于现在的位置。后人自然不宜踏足其上，有所造次。于是，“走后门”用于办公楼，便体现出对历史文物的善待与珍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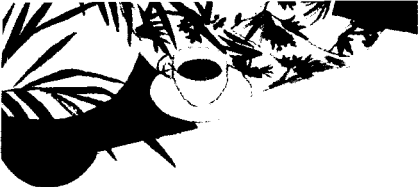
二

勺园是明朝著名书法家米万钟（1570 - 1631）于万历年间所建，是“米氏三园”中最为有名的一个。米万钟由于对江南水乡园林建筑兴趣甚浓，因而看中了海淀这片“湖阔雁凫静，风过香气随”的清幽之处。勺园，是取“淀之水滥觞一勺”之意。清初在勺园

故地建弘雅园。康熙等为之题匾额,嘉庆时改名为集贤院,为大臣退职休息和招待外国使臣的场所。1860年,集贤院和圆明园一起为英法侵略军烧毁。进入20世纪,当美国设计师亨利·凯兰·墨菲对燕京大学校园进行总体设计时,即以勺园遗址及已有王府为基础。勺园北部的勺海,几块湖石,一池莲藕,尽现风雅灵气。明代袁中道咏勺园诗中有“藕花犹有好,露下不知秋”。今天的勺海虽然已经从故主米万钟的卷轴中蜕变出来,但仍以其不灭的精神引人浮想。每次路过,总忍不住要停下来闻一闻花香,看一看曲廊幽亭、田田荷叶。

桑田沧海,故园遭受劫火之罹,其故址在现今勺园大楼北侧。如今的勺园,则成了留学生区的代名词。走近勺园,迎面走来的是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青年。近日校园内哈韩哈日之风渐起,在勺园看到的倒是绝对的“原版”:长度及膝的T恤、宽大的水桶裤和笨重的厚底鞋。一日正在静园草坪闲逛,忽有一辆单车停在身边,一金发少年神色急迫、语无伦次辅以手势比画。我愣了半天,终于从一堆声音符号中挑出一个英语单词:toilet。我亦用英语友好而耐心地“指点迷津”。一笑之余,想来必是来自日韩的“友邦人士”。

相比之下,勺园中的英美学生,遇到的又是另一种情形。好学的北大学子总想利用现有的资源提高英语口语,所以一个老外往往有多个 language partner。在三角地也常可见到中国学生写的此类 notice。我有一个朋友,上口语课的外教第一次留给他们的作业,就是寻找一个 language partner。她嫌张贴寻人启事似的广告太渺茫,不如来个主动出击,与我相约去勺园逐楼逐户地敲,不怕找不到!一个“月黑风高夜”,我们开始了“夜探勺园”的经历。刚走进宿舍大楼,就被门卫截下:“找谁?登记!”我们怎么知道找谁?支支吾吾解释了半天,还是被告知:“这里是女留学生楼,不允许外人随便出入!”呵呵,还是一位有骑士风度的门卫啊。去对面宿舍楼再试一次,仍未果。拒绝的理由还是原来那句。看来这规定不仅适用于女性,男留学生同样也是保护对象。万般无奈,只好在勺园门口守株待兔了。我们一边“欣赏”着初秋的夜晚,一边操练着如何上前“搭讪”:昂首,挺胸,走上前,面带



微笑“Excuse me……”

“猎物”出现！一位典型的欧洲美女和她的同伴正推着单车向我们走来。啤酒、食品，看来是要欢度周末的样子。趁着他们锁车，朋友首先“发难”：“Excuse me, can you spare us a little time?”待弄明来意，“美女”一边用深邃的蓝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们，一边用缓慢的语速说：“I'm not from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不过她很热心地帮忙介绍两位美国朋友，让我们等在门外，自己上楼去找，正巧两位朋友外出，她又匆匆下楼来，和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其热情程度让我们感动得只有无数遍的“Thank you”和无止境的歉意。这位“美女”想必也是初来乍到，第一次遇到我们这样“穷凶极恶”之人。无论如何，改日请她一起喝茶吧。“礼仪之邦”的我们，自然少不了“礼尚往来”。

“夜探勺园”使我们对留学生在校的安全问题充满信心。同时，他们的生活条件及相关设施也是令中国学生艳羡不已的。俗语道：“民以食为天。”勺园大楼除中餐厅、西餐厅外，还有日本料理、韩国料理、咖啡厅等，对留学生而言，是满足了不同的需要；对我们来说，就是改善伙食的好去处了。勺园的韩国料理有口皆碑，许多朋友已经去那里饕餮过，回来在未名BBS上大灌令人垂涎三尺的“水”文章，惹得更多的人前往勺园大快朵颐一番。

三

燕园的灵性，几乎全在未名湖上了。一日路过湖畔，听见一男童煞有介事地向同伴解释“未名”的含义：“‘未名’就是没有名儿，但‘未名’其实也就是它的名儿。”看他俨然一个小小思辨家的样子，令人不禁会心一笑。未名而已有名，是一个悖论，也体现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对名和实的思考。关于“未名”的来历，似乎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现代文学史上有个“未名诗社”，不知是否与之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湖，还是湖边各种景致，都与历史有着某种渊源。这种饱经沧桑从湖中躺着的一条石舫便可看出。乾隆年间，和珅得到乾隆赏赐的淑春园，他仿照颐和园万寿山西麓的石舫在淑春园也建造了一个，这是“僭侈逾

制”的行为，也是他后来的二十大罪状之一。淑春园几经变迁，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时，也将此园烧毁。昔日的繁华胜景、阁楼楹柱，如今只剩几根石柱和柱眼。

世人提起北大校景，第一反应一定是“湖光塔影”四个字。的确，这座雄伟而不失精巧的湖边之塔，已俨然成为北大的精神象征。不过最初建它的目的，可是为了解决燕京大学师生的用水问题。建塔经费由当时在燕大哲学系任教的博晨光的叔父博雅所捐，故命名为“博雅塔”。由于建筑位置的巧妙，北大内外处处可见它的身影，在梁柱、古树之间更见框影的风致了。

未名湖的西面，有一条张着嘴的黄色石鱼，仿佛想跃上附近的小岛，称之为“翻尾石鱼”。它原是圆明园的旧物，位于长春园北的“谐奇趣”，是其中一个喷水池的饰尾。圆明园被焚后，原朗润园主人载涛将一批石雕买了下来，其中包括这条翻尾石鱼。1930年，燕大毕业生又从载涛手中购下作为毕业留念献给母校，从此落户未名湖。“文化大革命”期间，石鱼曾遭破坏，现在的石鱼是照原样修补过的。

如果把未名湖比做脚掌，那枫岛便是掌上的明珠。枫岛又名“湖心岛”，岛上树色重重中隐现岛亭的影绰。若是在岛上欣赏湖景，东观湖光塔影，西对钟亭落霞，南望湖岸森森木，北鉴层楼幢幢影，这时才知什么叫目不暇接，什么叫流连忘返。

未名湖沿岸的古迹、景致数不胜数，然而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份静，那份舒畅。常常在晚饭后，结束了一天的学习，我无意地随口说道：“想去未名湖了！”友人立即心领神会，一齐向湖边踱去。然而，在日暮时分，天色将暗未暗，我们竟会在湖边迷路。绕湖而行，却走不回原来的出发点——那时早已不是大一新生了。若是狠心责怪起来，也只能怪未名湖周围有太多的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了。静静地坐在湖边石凳上，绚烂的晚霞、染柳烟浓中的博雅塔，红墙灰瓦、碑亭山石，全都倒映在如镜的湖面上，在泱泱水中化解游鱼的涟漪。此时真是可以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城市里很难有同样的地方，可以有这样一片开阔的湖面，让你看到头顶同样开阔的天空。我有时呆呆地仰着头，有时和朋友进行所谓的“清谈”，偶尔会有点“参悟”的味道，似乎触及了神秘

的最深处。

诚然湖光塔影确为燕园一景,但真正成为“传奇”的,却是湖边的人。若是遇上一位白发苍苍又气度不凡的老者,说不定就是哪位学界泰斗,即便是看风景,也会不知不觉中成为风景的构成之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在湖边,不时有打扮成五四时代学生模样的女孩儿经过。微风过处,衣袂飘飘。轻轻摇摆的柳叶融化了她们的的身影,恍恍惚惚,竟不知今夕何夕,直觉得是《人间四月天》里灵气才气兼备的林徽因。这些女孩儿或许是想复古一番,或许想做一回“大家闺秀”,或许什么都不想,只是为了体味一种与自己的装束同样精致的心情……她们的美丽,便是为了自己,却也成了一道风景。

有一回看见石凳上坐着一位男生,干净而文气,正面向湖面大声背诵着《岳阳楼记》,一派气宇轩昂。每有停顿之处,身旁的女生便会小心提醒,若是背错了,则顽皮而略带娇嗔地纠正。许多年前面对着“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写下传世名作的范文公恐怕不曾料到,他的大作在另一个时空中,能如此美妙地融入此情此景吧。

有时不禁自问,这一泓湖水是否真的能给人以某种启示或力量?总看到有人独自坐在湖边,凝视着湖水,神情不似观光消遣者。每当此时我宁愿美好地相信,他们正在思考的是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问题,甚至是带有终极意义的思考。我更相信,未名湖必能带给他们以满意的答案。大一那年春天,恰是我的“多事之秋”,一面不知所措地接受着一切的“新”,一面却对过去不忍割舍。然而终究需要我对已故去之事物作某种形式的了断,沉溺于过去,毕竟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大学生活虽然自由,却总觉羁绊于琐事种种,太多实际的利害关系摆在面前,使“偷得浮生半日闲”依然是一种奢望。于是,生日那天,我把一个下午留给了未名湖。在湖边,我带着几近于朝圣者的虔诚之心,看远处的西山,看湖心的小岛,看经过的路人,看水中的自己。拣一僻静处坐下,灵魂则神游于过去与现在,此地与彼地之间。我不求寻得最终的答案,但求坦然,问心无愧,足矣。

电影《四月物语》中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女主角悠悠地骑着

单车，到一处草地把车停在一旁，自己坐在草地上看书，真是富有校园气息的一幕。电影放映后的第二天，正好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室友受其启发，特意借来一辆小巧的女式单车，骑到湖边如法炮制了一番。其时正是春寒料峭，风里多少还是带着些刺骨的寒意，坐在湖边冷冷的石头上，湖面没遮拦地吹来阵阵寒风。室友居然此般“美丽杀人”了一个下午，真叫人佩服。

也许在忙碌人的眼中，这样“枯坐”湖边不仅有小布尔乔亚倾向，更是浪费生命。因为他们会计算，坐在湖边的这段时间里，可以背多少单词，打多少电话，开多少次会。然而我们不想用时刻表把时间与心灵全部填满，应该有一些“留白”，留给自己，留给未名湖，留给提供了这种氛围的燕园。

冬天的未名湖则变成一个天然溜冰场，也成了住在附近的大人孩子们的乐园。届时会有小贩不失时机地出租各种器材：溜冰鞋、木质小拖车……既可以独自在冰面上滑行，旋转，又能让三口之家共享天伦之乐。因此，冬季的未名湖非但不因寒冷而显得寂寥，反而比平时有更多的欢声笑语。对于从小生长在南方的我来说眼前的一切简直是种“奇观”：微波荡漾、涟漪阵阵的湖水，何以变成可供人行走于其上的坚实的冰面？第一次在冰上行走，真正体会到了“如履薄冰”的那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不过很快，我就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了：走近翻尾石鱼，轻轻摸一下；横穿整个湖面，爬上石舫。这些趣味，在其他三个季节里都是无法体会到的。

新世纪到来的那一夜，湖面上有许多人，手持着蜡烛互相祝福。此时岸边传来阵阵乐声，循声而去，只见一个颇有艺术气质的男生抱着吉他，双眼微闭，只管低吟浅唱。四周很快聚集了不少人，相识的，不相识的。大家和着音乐，同男孩一道唱了起来。《我的中国人》、《龙的传人》、《同桌的你》、《闪亮的日子》……一首首歌，让人不禁想起那年少时，那白衣飘飘的年代，以及有关纯真岁月的一切甜蜜和忧伤。在四周跳动的烛光中，我看到一张又一张年轻写满真挚的脸庞。哦，正是世人艳羡的“花样年华”，为何也会有怀旧的感伤？当第一缕秋风拂过衣襟，当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凋零，我们正拥有着的，还能挽留么……临近午夜，男



孩微微颌首，表示结束这场自发的演唱会。新年的钟声正好响起，整个未名湖随即又沸腾起来。

当然，未名湖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之象征，自然也不乏好事者拿它开玩笑。在某次北大剧社的演出中，有这样一首“诗”：“未名湖的水啊绿油油，咱俩的爱情啊才开头，你是我的肺啊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语毕，全场爆哭。不久便在北大流传开来。2001年10月7日，中国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中出线，第一次“走向世界”。事前有人在未名BBS上贴帖子，建议待中国队拿下比赛后，全体北大男生去未名湖裸泳。后面的跟帖赞成的有之，反对的有之，指责其神经不正常的有之，较原文更变本加厉更夸张的亦有之。很快便上了当日的十大热门话题。

未名湖，北大人永远的话题。

四

燕园的风景犹如格律诗，整饬严谨，气象万千，同时也不失错落有致的音韵美。而燕园周边的景致则如同小令，或者几近是明清小品了。因为那份灵动，那份细微中自然流露出的亲切，常常令我心醉。

从学校东门出去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通向成府路，小巷的一边是一些简陋的红色砖瓦民居，居住着同样简单朴素的北京人。然而转向左边，便会发现它的不同寻常之处了。一间间别致巧妙的小店高低参差排列着，一直延伸到小巷尽头。为首的是“千鹤”日本料理。典型的和式风格的门面，轻轻推开，迎面而来的是熟悉的日剧主题曲和一声亲切的问候。据说“千鹤”的老板娘是日本人，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但从周围为数不少的日本留学生来看，“千鹤”多少是有点“闻名遐迩”的。我虽吃的不多，但和那些繁华商业街上的品牌连锁店相较，直觉上还是更喜欢“千鹤”。不仅喜欢它可口的食物，更喜欢这里的氛围。木头的桌椅，取代了泛着冷光的金属质感的冷漠。若是寒冷的冬天，在飘着细雪的下午，最适于临窗而坐，要一份清酒，暖暖的，用双手围着，轻轻摩挲着。木质窗棂上积着的一层白雪，不知怎么就映到了杯

中。是窗外雪化做了杯中酒，还是杯中酒凝成了窗外雪？微微抬头，对面的朋友则沉浸于他的原版日本漫画中了。心潮轻轻一样，随即想到我们这样年龄的人，与所谓的“哈日一族”自是有点“代沟”的。不是盲目地崇拜，也不想断然地拒绝，只是某种方式地渗透。换一种体验，或仅仅是换一个心情，以这样温和的方式，我想，应该还是相宜的吧。

而同样是异域文化，它又不像西餐那样有种种必要不必要的规矩束缚，把用餐者塑造成一个个外表举止得体，内心却如临大敌般紧张的“绅士”、“淑女”。加之中国与日本历史文化上由来已久的亲缘关系，中国年轻一代很容易从中找到认同感。

从千鹤继续往前走，是一连串从名字到店面布置都独具匠心的 cafe。只需站在巷中，仔细玩味店名，便是一件赏心乐事了。“那里吧”(there bar)，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店名。既是中规中矩的中文翻译，又仿佛向你活生生地提供这样一幅场景：一群朋友走累了，无意看见前方一间小巧别致的咖啡馆，连店名都不用细看，信手一指：“那里吧……”“呼吸旋律”更为直观，念着这四个字，好像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触手可及。透过门口的大玻璃窗向内望去，上下两层之间的隔板居然是透明的。没有仔细研究过它的力学原理，只觉得身处其中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空间感受。除众多欧陆风情的 cafe 之外，“闲情偶寄”又是截然不同的东方风情。明清时期的民居式样，丝竹古韵隐约可闻。带上李渔的《闲情偶寄》，进去小坐片刻，岂不美哉？不知为什么，论店名论格局，“雕刻时光”都不是最出挑的，但它却是一整条巷子中咖啡馆文化的代表。许多北大学子来这里喝咖啡，看书，久而久之，“雕刻时光”为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方式，更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也有许多从别处慕名而来的年轻人，为了亲身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也不时有民间独立的艺人来光顾，同时把自己的作品拿来与大家交流。虽然进不了展览馆，但这里说不定有更多的同道中人与自己交流，他们真正懂得如何去鉴赏，如何去评价。“雕刻时光”对面也有一小咖啡馆，名字直白得彻底，就叫“雕刻时光对面”，有一点“坐享其成”的懒惰，但也着实俏皮得可爱，取此名者一定是个不乏赤子情怀的性情中人罢。